

学文化补充读物

学文化的故事



辽宁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本小册子汇编了几个学文化的小故事：犍子和老大娘学文化的故事，农村文化岗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农村学文化的高潮和文化革命的蓬勃气象。

本书文字通俗，故事生动有趣，可供扫盲毕业学员巩固提高之用。

学文化的故事

宋源文画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1/32 • 5/16 印张 • 4,000字 • 印数：1—100,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7090·234 定价(1)0.04元

目 录

聶子学文化.....	趙德臣(1)
給我換張“五分”的.....	义县文教局(5)
老婆婆学文化.....	周庚辛 張文斗(10)
坚守文化崗.....	李春田 賈长龙(13)

聾子學文化

趙 德 臣

村東頭住着個宋老大爺，今年六十多歲了，耳朵聾（lóng），什麼也聽不着，他看大伙（dàhnǎo）天天上識字班，心裡很着急。

宋老大爺想：“我要能識字該多好啊！”想來想去，琢磨（zhuómó）出一個辦法，第二天訂了個本，買支鉛筆，等別人上識字班，他也來上學。大伙一看都笑了起來：“聾子還來學文化，真是新鮮事！”民師

也用手比划，說耳朵不好使，怕教不好他。宋老大爷笑着說：“这不要紧，我想好了一个办法，我說什么你就教什么，一天教我三个字就行。”民师和学员听了宋老大爷說的办法，个个称赞(chēngzàn)，人人佩服。宋老大爷低着头想了一会說：“今晚上就教我毛主席三个字吧。”民师点了点头，接着一笔一划地給他写在黑板上，宋老大爷又重复地念了两遍，細細地端詳了(duānxiáng)一下，这才坐下，拿出本子，笨手笨脚地(bèنشǒubènjiǎode)写下去。

冷丁拿起笔来，手直打顫



(dǎchàn), 左写写不好, 右写写不正, 累得满头大汗, 脑子嗡嗡地 (wēngwēngde) 叫起来。宋老大爷有心不学, 又一想, 这老大岁数, 说话那

能不算呢！再說，要不是現在，你想學能有這個好機會嗎？他心又平靜下來，接着又繼續寫下去。

宋老大爺從這以後，天天上識字班，不管刮風（guāfēng）下雨，一次不誤（wù）。睡覺的時候，他也想着這回事，掃院子的時候也比划，在吃飯桌上也叨念。經過三個多月的時間，識了一千多字，現在能看大字的书报了。別人夸（kuā）他，宋老大爺總說：“別夸我，我這做的還不夠呢！”

（原載“農民畫報”1957年1月号）

給我換張“五分”的

义县文教局

王大媽同婦女們薅草(hāocǎo)回來，背着牆上的標語問旁邊的姑娘：“那念生產大什麼呀？”姑娘告訴她“躍進”兩個字，隨後問：“王大媽多大歲數了？”

“六十三啦！”

“那麼大歲數學習還這樣上心呢。”

“不學習怎的，社里來個條子，誰給來封信有空沒空的總得求別人給念，多麻煩。不識字可

憋屈(biēqū)透了。再說，往后需要文化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了。”

旧社会，王大媽家里很穷，連飯都吃不上，更談不上念书了。去年冬天，头台乡剛开展扫盲工作，王大媽首先报了名。老师为了照顧老人家少走路，就专找一名小先生教她，她感动得說：“这回我可得好好学习啦！”

报名第二天，王大媽就用黑烟子涂了(túle)两块小黑板，留給小先生来教字。又从包袱(bāofu)里找出几張紙包紙裹的(zhǐbāozhǐguǒde)嶄新的(zhǎnxīnde)人民币(rénmínbì)，买了紙、笔等学习用具。

头一次学了一二三四五……等十个数字，她高兴极了，见人就說：“我会認十个字了，不信你考考我……。”一到她家，人們就会看到灶(zào)門旁边，活計板上，都是白字，連屋地上也到处用木棍划了字道道。

字越学越多，笔划复杂不好辨認的(biānrènde)字也越来越多。王大媽練習讀写的時間也隨着增加了。

早晨鷄沒叫，王大媽就把飯燒开，然后就戴上老花鏡，緊湊(jǐncòu)在笔头大的灯火边練習写字。青筋突起的手，顫顫抖抖地

(chànchàndōudōude) 握着(wòzhe) 石笔，一划一划的写。有时写出自己满意的字，就左看右看的看个不休，微笑闪(shǎn)在她皱纹的脸上，象新上学的小学生那样自豪、高兴。

白天在地里干活，趁(chèn)歇着(xiēzhe)的空儿，问问这个念什么，问问那个怎样写。在家吃饭时有时一边嚼(jiáo)饭一边用筷子(kuàizi)在饭桌上练习。

晚上有几次她念着念着的坐着睡了。王大爷一边从她手里拿开书一边叨叨(dāodāo)：“几辈子没念过书，也得睡觉呀！”

由于王大媽刻苦学习，进步

很快，現在已開始學第二冊識字課本了。

一天晚上，在生產隊部里，有個姑娘故意憋着 (biēzhe) 笑，把一張“二分”工票遞給 (dìgěi) 王大媽說：



“給你，王大媽，這是你下午掙的
(zhēngde)‘五分’工票。”王大媽接過
去看了看，笑着說：“嘿，嘿，你還
當是一個月前的睜眼睛 (zhēngyǎnxiā)
王大媽哪！快給我換張‘五分’
的！”逗得 (dòude) 大家哈哈大笑起
來，大媽也隨着 (suíizhe) 笑了。

老婆婆學文化

周庚辛 張文斗

陳德海老伴學文化使人非常
注目，並且她還學習得非常好。社
里的黑板報對她大加表揚，黑板
報是這樣寫的：

王秀兰，大转变，
学习文化不平凡，
过去学习好象上刀山，
如今却象进乐园。
若问为啥(shá)她这样干？
毛主席颁布了(bānbùle)总路线！

提起陈德海老伴学文化，大家要笑破肚皮。主要是由这引起的：那还是在1950年的时候，村里就办夜校，她曾参加过学习，学习不几天，由于学的不够好，在老师提问时受点憋，就再也不去了。后来，群众教师徐文仕(wénshì)到她家去动员，当她听到徐老师来了，就赶紧(gǎnjīn)从后门溜了(liūle)。徐老师去了几次，她总也不露(lù)

面，并且她还到处放风，说什么“你让我干啥都行，我就是对上学没缘(yuán)，宁可上吊(shàngdiào)也不上学！”

徐老师听到这些话，很不高兴，后来由于考虑到“坚持自愿原则”，也就不去找她了。

今年，农业大跃进以后，掀起了(xiānqǐle)扫盲高潮，总路线公布后，社里大闹(nào)文化革命，社员们都纷纷的(fēnfēnde)参加了文化学习。

她家除她而外，也都参加学习了。老头子参加扫盲班，儿子参加初中班，媳妇(xífù)也把孩子

推給她跑到高小班去了。全家差不多都參加學習，只有她被扔(rēng)在家里，抱着個孩子出不去。這可把她急壞了。每天晚上，常常指着懷里胖孫子的腦門說：“你呀，你呀！我出不去都怨你，你知道不？”再不就是指着爺兒三個說：“你們都知道學習，我就不學了嗎？”有時候还把社幹部罵上一頓：“幹部是怎當的，把我關在家里，你們就不管了嗎？”

媳婦看到婆婆整天這樣着急，就和老太太商量說：“媽，你老要不嫌(xián)累(lèi)的話，我每天放學后教你怎樣？”老太太一听，媳

妇要教，就喜眉颜开的 (xǐméiyánkāide) 说：“哼 (hēng)！我还嫌累呢，从大跃进以来，我哪一点落在你们年轻人后头！”说完这话，婆媳都笑了。娘俩就这样的确定学习了。

媳妇在第二天放学后，教了“日月光、照四方”六个字。这虽说是很简单又合韵的 (héyànde) 几个字，但对一个一字不识的、四十多岁的老太太来说，却是一个艰巨 (jiānjù) 又吃力的事儿。她两手拿着“农民识字课本”，目不转睛的、反复的 (fǎnfùde) 念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念会。可是把几个字打乱去问她，她却念得很不对头。不是